

郑州之战造就“铭功”之路

□晚报记者 苏瑜/文
张翼飞/图

铭功路南起解放路，北至大石桥，长1175米，宽20多米，是直奉军阀郑州之战后形成的一条老街道。同时建造的铭功桥在当时对沟通南北交通也起了一定作用。

郑州地标
之
铭功路

难忘铭功园

1922年4月，直奉战起。直系吴佩孚自洛阳率部北上，攻打奉系张作霖，又调陕西督军冯玉祥任后方总司令，以补中原兵力之虚。冯以一部兵力（张之江旅，宋哲元团）同吴的部分军队驻守郑州。位于开封的河南督军赵倜暗与奉系勾结，自认为郑州兵力空虚，唾手可得，于5月6日凌晨，以其弟赵杰“宏威军”，宝德全、常德盛之骑兵两师猛袭郑州。冯得知后即调陕西军胡景翼师火速援郑，并于6日下午抵郑督战。

双方在郑州东郊二里岗、白佛，北郊十里铺一带展开激战。战斗持续近三日，赵部被击败，郑州免遭劫掠。战斗中，靳云鹗部有一团长彭象乾不幸阵亡。战后，靳云鹗驻军及郑县商会为表彰彭团长为保卫郑州安全而牺牲的精神，共同筹资在西陈庄东

边（现人民公园西门内）购地20余亩，修建了纪念彭象乾及一同牺牲的595位官兵的“铭功园”。

1925年10月10日，郑州当地军、政、绅、商、学、工以及警路电邮各界及旅郑人士等，在铭功园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，影响巨大。几日后，北京《晨报》发表了“彭公铜像揭幕仪式，举行公祭”的消息。事后，为方便各界人士和群众观瞻凭吊，人们又修建了一条由市内通往“铭功园”的道路，命名为铭功路。

1938年左右，“铭功园”改叫“彭公祠”。抗日战争郑州沦陷期间，彭公祠遭到严重破坏，骑马铜像也被日本人掠走。解放后，彭公祠几经修葺改建，至20世纪80年代，往日风景已难觅踪影，大殿及其附属建筑都未能保存下来，只有凉亭的台阶让人们回味着此处的沧桑。

悠悠铭功桥

早在民国年间，铭功路南头紧临由西向东流经这里的金水河。河上原来并没有桥，过往行人感到不便，地方民众一致呼吁，请求从南向北修一座桥，通往铭功路。据老街坊们回忆，为建造这座桥，当时县政府同县商会倡议开展募捐，商界的盐庄、钱行、杂货、转运、棉花行、药材行、客栈、饭馆等行业捐资3000多元，用近1个月时间修筑了一座长不到10米、宽3米的木桥，木桥因在铭功路南段，故名铭功桥。

铭功桥建成后成为旧市区通往广武、黄河南岸等地的交通咽喉。1950年5月，政府动工改建慕霖路、顺河街、迎河街（现合为解放路）时，首先填平了旧金水河道，拆除了摇摇欲坠的小街道。

铭功桥。

1950年~1952年，解放后的郑州市加紧建桥修路，以改变市民行路难的问题，其中的铭功路桥（大石桥附近）和人民路桥，是郑州市最早的钢筋砼桥梁，两桥皆单孔，宽12.5米。

提起大石桥，郑州人都很熟悉。其实，始建于1939年的大石桥，历史并不悠久，这座最初长18米的双孔石拱桥，在1980年金水河治理工程全面竣工后，被重建为长30多米、宽30多米的二铰平板拱形钢筋砼桥梁，成为郑州极其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。如今，在大石桥附近的金水路、南阳路附近，还保留着石桥街、石桥东里、石桥西里等小街道。

金水河改道纪念地

金水河是一条历史悠久的河，在1916年版的郑县城地图上，可以看到郑县城坐落在金水河的臂弯里，那是改道之前的金水河。说起金水河改造，还有一段历史。

1939年郑州连续降雨，河水暴涨，金水河洪水进入市区，平地水深数尺，繁华的商业区德化街、顺河街、铭功路积水及腰。当时正值抗日战争，于是公推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为治理金水河委员会主任委员，决定将金水河改道出市区，新河道从菜王（今大学路与中原路交叉口附近）起向北稍偏东挖起，至郑州广（武）公路折向正东，至燕庄附近白村与旧河道相连，全长5180米。

腐败的政府和它的官员们在改造挖河时的做法是令人愤慨的。为保证市区安全、繁荣，他们只在河的

南岸筑堤，北岸则敞坦于地平线，这一荒唐做法后患无穷，每次涨水，北郊都是一片汪洋。而官员们却只顾自己表功，竟然在郑广公路桥头（今大石桥附近）立改河道纪念碑。北郊农民见之无不唾骂，不久，便被愤怒的农民砸毁。

如今，这里是金水河滨河公园秋园的入口，南依人民公园，景色怡人，成为市民悠闲出行的佳地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提起铭功路以往的历史，在河畔安享晚年的老人们都能说上几句。只是早已把这里当成自己生活一部分的年轻人和中年人，流连在河边时，穿越大石桥时，又有多少人会想起那些“故”事呢？



铭功路大石桥附近的街头游园